

好书 共赏

# 和儿童一起书写情境教育诗

——读《我们的巴学园——多彩的小学班级生活》有感

■丁伟

我和本书作者吴海丽是老朋友了,坦率地说,她不是一个“容易相处”的人,有一次我开玩笑说:“你的眼睛里容不下沙子。”她容不下一丝一毫的虚伪,经常“较真”。冲着她这股劲儿,我确信她在书中写的每一个字都是“真”的,每一个场景都真实发生过,每一次真挚的情感流动都能在师生的心间觅得踪迹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教育讲究慢功夫,是精细活,过度的文学渲染会导致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自我陶醉,从而看不到儿童的真实需求和发展状态。教育是一门艺术,也是一门科学,实事求是、严谨扎实的科学态度是我们追求教育艺术的基础。我在她的教育叙事中看到了情感的克制、自我表达的克制,她把目光投向一个个活泼生动的儿童,静静地观察、思考、讲述,不评价、不攀附、不抬高,就连书中的吴老师都是从儿童视角进行描述的。这是一种教育叙事的境界。

这份沉静和克制让吴老师投向儿童的目光里不仅充满爱,还充满智慧和创新。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,她带领儿童撑着小花伞,来到操场上观察说话课《伞花》。20世纪70年代,教育家李吉林为了

教学基础训练中的一首小诗《下雨啦》,一直等到春雨洒落大地,才在“嘀嗒”的雨声中和儿童一起诵读起来。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的教师的情境教育的“沃土”上成长,经过长期熏陶便会产生一种情境敏锐。然而,要创设符合儿童天性、利于儿童成长又紧扣教学目标和教育意图的高效情境,教师需有很大的智慧。

为上好《伞花》,吴老师将儿童分成两组,一组儿童蹲下由慢到快地转动伞;一组儿童站立观察伞面色彩、纹样及动态变化。孩子们玩得高兴,看得真切,在活动中感受“一把把伞,一朵朵花”的景象和意境。

情境教育需要人的活动、情感、思维与环境互动,与环境融为一体,使人和环境互为主体。吴老师对情境教育是有深刻理解的,从学科教学情境到班级育人情境、家校社共建情境,她通过有序的教育教学行为为儿童创设了一个班级共同体的大情境、儿童发展的长期情境。著名作家赵树宏在序言中说:如果有孩子,希望孩子能遇到吴老师;如果他能重返孩提时代,希望成为吴老师的学生。我相信,读完此书,很多读者都会有相同的感受。

2025年伊始,“AI智能”成为热门词汇,它的强大令大家既期盼又忧心忡忡。合上吴老师的书,我不禁思考,像她这样的教师会被AI取代吗?AI或许能教授知识,却不能陪孩子们一起活动,不能细致地观察孩子们的生活,不能发现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微小变化,更无法表达师生间真挚、无私的爱。教育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,有温度、有思想、有个体差异的生命。人和AI智能最大的区别,就是人需要“线下”生活和体验。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对象性的、现实的、感性的活动,是现实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现实存在的根本方式。AI智能是我们的实践之一,但不是全部,技术赋能可以革新工具、升级思维,却无法替代我们的体验、感受,追求文化的内核——人的精神境界,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。

吴海丽老师每天和儿童在一起,他们的情感交流、教学相长、创新发现是教育改革鲜活的源头。她把自己的教学思考和教育行动写成了一首充满美和智慧的“教育诗”,推动儿童和教师在这场教育邂逅中获得生命的滋养和成长。

(作者系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)



《我们的巴学园——多彩的小学班级生活》  
吴海丽 著  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江苏的 早晨

## 见证岁月的 浦口火车站

■赵菱

阳光照在一座大楼上,玻璃反射出海面般的粼粼波光,整座大楼沐浴在淡蓝色的光芒中,充满静谧之美。

大楼上有4个金色大字:浦口码头。里面传来轮渡的汽笛声,悠悠划过长空,像鸟儿一样,飞向远方的水面。

这汽笛声勾起了我对青春岁月的回忆。那时,我和两个年龄相仿的少年朋友,常常一起坐轮渡过江,到其中一个朋友的家里吃饭。清炒苋菜、毛豆米鸡丁、水煮虾,当时我们很爱吃这几道菜。正值夏日,栀子花开放的时节,我手中捧着栀子花,洁白的花瓣映着我的笑脸。我们靠在轮渡上谈天说地,轮渡发出呼啸,在江面上荡开雪白的水花,细密的水汽往脸上直扑,凉凉的、痒痒的,我微微闭上眼睛,任水汽打湿我的头发,浑身都是江水的气息,仿佛我与长江融为一体。

此刻,我又嗅到了熟悉的江水气味,夹杂着栀子花的清香。

沿着宽阔的马路向前,我看到一片暗红色的背景布上写着白色的字:背影。它旁边还有两行小字:我买几个橘子去,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。

那个穿着青布棉袍、黑布马褂的身影,缓缓浮现在我面前,一同出现的,还有浦口老站高高的月台。

1917年的冬天,朱自清父亲的背影,定格为永恒。这是情感的力量,也是文学的力量,文学让记忆不朽。

我慢慢向前走,看到一面沧桑的老墙上写着鲜明的白色大字:记忆中的浦口。周围是一个个印有地名的牌子,上面写着:码头街西巷、和平街、老江口街、大马路、永宁街……阳光照在墙面上,愈发衬托出老墙的陈旧,然而,这陈旧中却焕发出另外一种崭新的生命力:地名仍在,时光不老,故事仍在,回忆不老。

不一会儿,来了一群年轻人,他们站在老墙前,仰望、端详,然后在老墙前拍照。站在这面见证岁月、保留回忆的老墙前,他们仿佛也穿越时光,到了1912年通车的浦口火车站:绿皮火车喷着烟雾,唱出悦耳的号子声;南来北往的人们翘首等待火车的到来,期待火车带他们到达远方;江边熙熙攘攘,人流如织。那时,浦口火车站是津浦铁路的起点和终点,是连接了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等省的铁路交通。

男孩子们走过浦口火车站,露出青春的笑颜,霎时让整个空间都变得明亮起来。他们走到一辆早餐车前买煎饼。卖煎饼的是一对来自安徽的夫妻,和他们交谈得知,他们做煎饼多年了,每天早上卖煎饼、手抓饼和豆浆,在南京过得很舒心。

“每天早上我们都在这里,我做的煎饼香得很,你尝尝!”她笑着把煎饼递给我,煎饼里夹着海带丝、土豆丝、里脊肉,闻起来确实很香。

浦口火车站承载了一个世纪的历史,如同一幕幕难忘的电影画面,永远流传。我站在长街上,感受着烟火人间,它崭新、明亮、充满希望,如同春分清晨的阳光。于是,我脸上的笑容,也像这天清晨的阳光一样,灿烂地绽放开来。



春天的歌

晓露 摄

人生 行板

## 我的9年集邮之旅

■王敬虔

2023年10月17日,《中国集邮报》7版刊发了罗邦顺老师的文章《8年书信牵起江油与南通集邮师徒情》。读罢此文,我心里翻起千重浪。去年我从扬州大学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,闲暇之时,又一次阅读这篇文章。回想我的9年集邮之旅,虽然非常曲折,也没有骄人的“战绩”,但我仍深深体悟到青少年集邮的意义。我不仅收集了许多邮品,结交了邮友,而且成长了很多,今后我会继续坚持下去。

集邮,过去我对这个词既陌生又好奇。2016年,我在南通市跃龙中学读初二。那年,南通市教育局、市关工委、市集邮协会在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举办第22届中学生集邮夏令营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。夏令营开展“走出南通,拜师集邮”拓展活动,为每个营员提供一名集邮师父的信息。这给我出了一道难题——与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书信拜师,我不知道写什么,也怕写不好。罗邦顺老师是集邮夏令营的辅导老师,他耐心地开导我,要大胆想、大胆写,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回家后我不再犹豫,勇敢地迈出第一步,给四川省江油市李发格爷爷写了第一封信。

信寄出去没几天,李发格爷爷便给我回信了。他很热情,愿意收我为集邮徒弟,还送给我丰富的邮

品。这封信消除了我对集邮的顾虑,激发了我对集邮的兴趣,开启了我与李爷爷长达9年的书信集邮之旅。李爷爷用简朴的文字向我述说了自己集邮几十年的故事,他说,集邮不仅是收藏邮票,而且要收藏邮戳、明信片,交换寄过的信封,还要学会识别邮品的稀有性。就这样,在和李爷爷的书信往来中,我增长了集邮知识,增进了师徒之情。李爷爷在信中多次鼓励我努力学习,坚持集邮。李爷爷让我渐渐明白人们集邮并不是单纯为了收藏,而是通过邮票,认识世界、感知世界的变化。

进入南通中学读书后,学业负担加重,我没有时间集邮,李爷爷本打算寄一些集邮资料供我学习,我都谢绝了。随着年龄增长,我意识到,这些邮品不仅是收藏品,更寄托着老一辈对青少年的希望。

后来我考取了扬州大学,课余时间,我和同学参观苏州生肖邮票博物馆,感慨颇多,一张小小的邮票竟能联结历史与文化,让十二生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代传承至今。我还参观了位于高邮的中国古代邮驿史展览馆。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知识,更让我领悟到,在快节奏的生活中,遇事做事要耐心、细心、有恒心。

有一次,李爷爷给我寄信时将地址写错了,信件被退了回去,他

便给罗邦顺老师写信,寻求帮助。罗老师得知李爷爷与我进行了8年书信集邮,特别高兴,撰写文章并在《中国集邮报》发表,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了解集邮,发现集邮的意义。

2024年春节前,我给罗老师邮寄了新春礼物——一张“福”字、一块吊牌,上面是我亲手画的“龙”图案和苏州生肖邮票博物馆的纪念封。罗老师发现我有绘画基础,鼓励我设计一张“蛇”邮票,参加全国第二十届生肖(乙巳年)个性化邮票青少年创意设计大赛。我结合手绘和电脑平板设计,画了两条拥抱在一起的蛇,形成了一个中国结,蛇的头上还顶着“福球”;上方还有两条小蛇,它们用身体巧妙地呈现出“2025”四个数字。在罗老师的启发和鼓励下,我又作了修改,放大“福”字来衬托蛇,把“2025”改成“灵芝”,寓意灵蛇献福;在蛇的身体上画一些灯笼,增添喜庆的气氛。最终,我的作品获得了银奖,这让我倍感惊喜。

这些年,我将集邮的乐趣分享给家人、朋友听,展示邮票的魅力,他们也逐渐对集邮产生了兴趣。如今,集邮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,我也从一名集邮爱好者,渐渐成为一名集邮文化的传播者。未来,我将在邮票的方寸世界里继续前行。

真情 拾贝

列车,在绿色的田野上驶过,奔向蓝色的天际,我的思绪仿佛被风吹开,散落一地,这时候,一个老师的身影映入我的脑海。

大学前,我惧怕写作文。大一开学,唐老师让学生仿照阿巴斯的诗集,尝试写首诗。那时的我正处于人生低谷,心中郁结了很多不快,竟一口气写了首几百字的诗——《一千遍的思索》。结果,唐老师让我当场朗诵自己的“作品”,还说这首诗有排山倒海的气势,情感强烈。从那天起,我对写作产生了好奇。写下一万字的诗后,我发现写散文变得自如许多。我克服了对作文的恐惧。写诗让我迎来写作的春天,而写作让我迎来专业学习的春天。

虽然唐老师只教了我一学期,但当伏案读书时,我常能想起他的教诲。他送了我一套《史记》,用中外先哲的话点拨我;他带我参观历史文化景点,用广博的知识指引我;他对学生的谆谆教诲,展现了中文老师的人文气质;他一边满怀激情地教学,一边孜孜不倦地钻研,躬身实践……这些对我而言,是莫大的鼓舞,让我在严酷的寒冬里,感受和煦的阳光,嗅到春天的味道。后来,在他的推荐下,我读了好几本与语文教学相关的著作,还经常聆听线上专家讲座,这些都让我见识到更开阔的世界。

在讨论文本时,他总是先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。每当我陈述观点时,他就在一旁静静地听,不时微笑,然后用极温和的语气,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。他的观点十分独到,论证又扎实,很难不让人信服。而当我带着他的建议再次翻开语文课本时,那些原本生硬的文字忽然鲜活起来。回想起当初对语文的厌烦,我的愧疚之情难以抹去,而今我才明白,在众多的学科中,只有语文能直接书写生命。学校的孔老师说唐老师眼光“毒”,我想,大概是因为他有自己清晰的判断和独特的认识,他的名字中有“锋”“卢”二字,常让我想起一支射出的利箭。他是个做事果断、待人又极其宽厚的人。

唐老师常起早贪黑修改学生写的教案,对与语文教学有关的问题很认真,习惯性地刨根究底,而且再三叮嘱我“背诵对讲课很重要,学生说什么你都要能明辨正误”“上课一定要考虑学生的感受,要让学生开智,从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”“上课内容要正确,有价值,角度要新颖”“教师上课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字斟句酌,准确到位”。一天深夜,我的手机上忽然跳出他发来的微信,“我想到怎样做《背影》的教学设计了”,紧接着又收到两千字的教案及板书设计,图文并茂。第二天一早,他又发来修改稿,“这样行不行呢?容我再想想,修改修改”,仿佛他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老师,实际上,他是一名教书30年、一生致力于语文教学研究的教授。

有一次,我们“磨”了整整两个小时课,我发现唐老师没有带水杯,便为其点了一杯茶,可他再三推脱不要,“这花的都是父母的钱,等你工作再说”。晚上回去后,又发信息嘱咐我:“以后千万不要再买了。辅导你没有耗费什么时间,教学相长,我也一样得益。”接着,他又鼓励我:“很难得遇到你这样优秀的学生,能助你进步,我很开心。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很短,你要珍惜机会,多跟我讨论。”一个又一个字映入眼帘,那么铿锵有力,我的手心直冒汗,不知该如何回复。

后来,我以旁听者的身份,又一次走进唐老师的写作课。在这节课上,他重点讲了几首诗:“从马云里/雪花飘落/雪般的白”“秋日午后/无花果树/轻轻落下/停在自己的影子上”“蜘蛛/放下活计/小歇/看日出”“轮到哪一片叶子/掉落/在下一场风”“大风刮断了/大树一百/从小苗上/只摘走/树叶两张”。我环顾四周,好多人都埋头看手机,只有少数同学专注地听他讲课。我不禁想起自己过去一把“当老师的瘾”,在网络上扮演智能机器人的经历,面对此情此景,一种怅然的失落感涌上心头。我意识到,有两片雪花停落在不同而相似的影子,命运让这两片影子产生了交集。

列车是如此舒适,我的那些记忆越飘越远,幻化成一个柔和的梦:我独自漫步在一条青石小巷里,一个老人身着白色围裙,守着一个小吃摊。我走近一看,竟然是唐老师。我问道:“你好,我想买只鸭头。”他头也不抬地答道:“不卖了。”我失望地离开,背后突然传来喊声:“你过来。”我扭过头,再次走近,他摘下口罩,小声说:“丫头,这只鸭头是昨天的,你要是不嫌弃,我可以给你热一下,送给你。”这时,他拿起那只鸭头,露出那双清瘦的手……

播报突然响起,家乡泰州已经临近。回首这一路,我很庆幸能遇到良师,让我相信春风在不远的街角。我也愿采撷这美好的春光,带给正在寒冬里的人。

春风,在不远的街角

■申承钰